

英勇堅強的河間軍民

1951年
范增山



英勇坚强的河间军民

河间县抗日斗争史料汇编

编 者 的 话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我们从史料素材中选择了十几篇叙述较完整的抗日斗争故事和日寇在河间制造的几起重大惨案集印成册，发给各机关、学校、企业和基层党团支部，供各单位进行传统教育时参阅。这个小册子从不同阶段、不同角度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河间军民同日寇进行机智勇敢、顽强不屈、殊死决斗的史实，揭露了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抗日斗争史实，有助于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只有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各族人民团结奋发、锐意进取，中华民族才能永远不受外辱。在我县人民大力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把这本小册子奉献给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们，相信是有益的。

由于目前史料整理尚不完整，这个小册子选材角度不够全面，入选素材也难免欠妥，加之时间仓卒和我们的水平所限，文字相当粗糙。史实有无出入，尚待知情者核对矫正，故这个小册子不敢称其为书，只不过是一些史料素材的汇集，缺点错误肯定不少，敬请知情的老前辈和读者批评指正。

这个小册子的印制，得到了县委组织部、县文化馆等单位的赞助和支持，在这里表示感谢。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 白求恩大夫在四公村 高汝峰献稿 慧生抄整 (1)
不倒的青松 不没的忠魂
- 左金平烈士 松青整理 (9)
烈火真金 金銀洲 (15)
小英雄翟文凤 王树斌、松 青 (18)
八颗手榴弹 王树斌、郝剑如 (23)
高志申赤手斗鬼子 刘继武、宁克明 (27)
王子勤智斗群匪 秦根祥 (29)
回忆东方儿童团 韩 敏 (37)
摧不垮的堡垒村
- 记抗日战争时期的宁家庄 宁克明 (44)
夜袭河间城 金銀洲、吴志毅重新调查整理 (48)
贾庄伏击战 金銀洲、吴志毅重新调查整理 (61)
里应外合拔掉兴村据点 冯 彪 (66)
黑佛头战斗 李文欣 (71)
沙河桥战斗 李文欣 (76)
地道脱险
- 记禅阁村的一个抗日斗争故事 秦根祥 (84)
打集 左炳文 (87)
智取河间南关城门脸 左炳文 (90)
未开完的西瓜宴 左炳文 (92)
巧取东八里庄桥炮楼 吴志毅 (95)

附：日寇在河间制造的重大惨案选辑

- | | | |
|-----------------|-------|------------|
| 骇人听闻的翟生惨案 | | 金银洲 (101) |
| 丰尔庄惨案 | | 李文欣 (105) |
| 太平庄惨案 | | 李文欣 (107) |
| 穷凶极恶的屠杀、英勇不屈的反抗 | | |
| ——记小柴惨案始末 | | 金银洲 (111) |
| 东九吉惨案始末 | | 王树斌 (114) |
| 惨绝人寰的禅阁惨案 | | 李文欣 (116) |
| 我们被日军抓劳工的一些情况 | | 陈汝平等 (122) |
| 回忆禅阁惨案有关情况 | | 王俊奎 (126) |

白求恩大夫在四公村

日寇大规模的“鲸吞式”战役围攻连续失败，终于被迫改变为“以点线为依托”向根据地实行“波浪式的分散扫荡”。继齐会战斗后，平原上短兵相接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开始了。

河间县东北部有个四公村，这里离敌人重点驻守的柳洼据点才三十华里，小店据点十六华里，辛中驿据点十八华里。村南是通半截河去的一道夹河沟（长约三公里），村西面是古洋河，村东面是古唐堤，村北是敌人用民力修筑的公路，敌人的炮楼相望，真是四面受攻之地。在敌人看来，一旦有情况，他们的摩托化部队一出动，立刻就能把这样的村庄包围个严严实实。可是，出乎敌人的预料，就在这个村子里，却住着几十名八路军的伤员。

四公村是个英雄的村庄，抗战中出过不少英雄人物。四公村人民靠他们对毛主席、共产党的忠诚，对八路军子弟兵的热爱，在敌人控制严、来得快的情况下，很好地完成着掩护伤员的任务。

在四公村隐藏着伤员的事，没有敢告诉坚决帮助中国抗日的国际友人白求恩。白求恩是这样一个人，只要里哪有伤员，他说什么也得到那里去，眼下形势虽然好转，但是，到敌人跟前打转转，还是挺危险的。

可是，这个秘密还是被白求恩发现了。他迫不及待地去找

贺龙师长，一定要到四公村去。

贺师长不同意：“那里离敌人太近，你去危险”。

白求恩争辩说：“伤员能住在那里，别的医生也能到那里去，为什么偏偏我去就危险呢？”

贺师长解释说：“因为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可以化装，你呢？”

白求恩认真地说：“我也可以”。

贺师长指指白求恩的鼻子，幽默地说：“您这个地方怎么办？”

白求恩一愣，为难地摇了摇头。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一个军医要因为危险就不去看伤员，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是不能饶恕的。批准我去吧，那怕就去一次”。

贺师长安慰他说：“伤员那里有我们的医务人员，你可以让他们向你汇报情况。”

白求恩着急地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对那里的同志不放心，我听说那里有些伤员伤情很难处理，又不可能转移”。

白求恩说的情况是确实的，贺师长在这之前已经得到报告。现在白求恩又这样一提，贺师长也不由得点了点头。然后想了想终于答应说：“你去可以，但是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时间不能长，处理完那些伤员立刻返回；二是要服从护送队关于安全方面的布置。”

白求恩站起来，高兴的满口答应。

一九三九年秋初的一个半夜时分，在昏暗的月光下的青纱帐里，白求恩和一支简装轻载的小分队，绕过鬼子的岗楼哨卡，敏捷而又悄然的向四公村奔去。

在同一个夜晚也是一个半夜时分，四公村的许多人家还没

有睡。

在田间，时儿有几条黑影闪过，这黑影时而出现在村南的二河沟，时而活跃在村东北角的枣树行里，他们是担任巡逻放哨任务的四公村民兵。在村里，这家的大门轻轻地开了，另一家的大门也轻轻地开了，紧接着从门缝里闪出几个人来，有的在抬，有的在背，有的搀扶着，从这个胡同迅速转入另一个胡同。这些人是八路军的医务人员和四公村的群众。为了便于手术和减小目标，他们正把伤员向村南的临时手术室集中。

在地主老财的高墙下，间或有人走动，这是四公村的儿童团为了防止那些黑了心肝的家伙通敌报信。孩子们瞪大了警惕的眼睛……

在村头看场用的土草屋里，村里的干部们正在汇报各方面的准备和落实情况。

门轻轻敲了三下，接着“吱”的一声，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奶奶艾氏（高振光之妻）被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高自如搀扶着进来了。老村长把老奶奶让到炕上，满面笑容地问道：“老侄媳，这么晚了还出来，有什么事啊？”

老奶奶没来得及回答，小姑娘抢着说：“奶奶问你们来啦，为什么不让白求恩住到俺家里？”

老村长笑着说：“老侄媳，不早就对您说过了，您家口大吗？”

老奶奶说：“家口大才有人照顾呢？”

老村长说：“你家住着挤。”

老奶奶说：“不碍的，我把上屋腾出来了。”

老村长说：“你家孩子小，吵得慌。”

老奶奶说：“你别主观啦，上次我家住着三分区的那个重伤员怕吵吧！那半个多月里，连我那三个月的小孙子都没哭一

声，八路军住下了，孩子们更懂事儿。”

妇救会主任张淑珍央求老奶奶说：“嫂嫂，就两三天的事，这次住我家吧，下次轮着你。”

老奶奶坚决地说：“不行，一宿也得住我家，弟媳，你别和我争，别的事我都听你这个主任的，这事你得听我的。”

干部交换了一下眼色，老村长点了点头，算答应下来。老奶奶笑容满面地在小孙女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

门又轻轻地响了三下，接着又是“吱”的一声，头发花白的老爷爷高思信又随声走了进来，他是自动来要求给他安排任务的。武委会主任郝玉亮说他年纪大了，老爷爷哼了一声说：“我耳不聋，眼不花，我老姜还赶不上你这新的辣吗？”

有的同志说，老爷爷腿脚不利落了，老爷爷更是不让：“不利落？你忘了，年下那一天，两个汗奸到咱村探听八路军的消息，我一气追到大路口上。一吆喝，那两个家伙还不是乖乖地叫大伙捆起来啦！”干部都笑了，最后大家商量，决定让老爷爷去招呼儿童团，帮他们查岗查哨，这时，老爷爷才算罢休，捻着白胡子，乐呵呵地出去了。……

黎明前，医疗队悄悄地进村了。

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同志们洗了脸，吃了饭，打开药箱家具兜开始工作。

老村长领着白求恩穿过一条大街，转过几个胡同，来到一所小院子里。房东高荣禄热情地拉着白求恩的手，把他送到伤员面前。

伤员安详地躺在土炕上。白求恩摸了摸炕，炕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麦秸，非常松软。白求恩打开包扎伤口的纱布，伤口周围十分清洁，鲜红的肉芽已经长出，脓液变得淡淡的，不多了。白求恩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这个伤员护理是高标准

的。”可是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敌人来了怎么办呢？”

等白求恩换完药，房东请他下了土炕，把他领到一个靠墙的立柜前，房东打开柜门，把灯放在柜里的一块板上，然后招呼白求恩向里看，白求恩好奇地把头伸了进去，原来，这个柜连着一个夹墙。夹墙底下已经铺好了褥子，只要有情况，这里完全可以隐蔽两个伤员。

老村长介绍说：“村子里有不少这样夹墙和地洞，情况不严重就躲一躲，情况严重了，伤员们都准备好了便衣，可以化装成老百姓转移到邻近的村子里或庄稼地里。鬼子曾几次搜查四公村，都没发生什么问题。”

白求恩很受感动，他拍着这家主人的肩头，连连说着：“奇迹，奇迹！”房东不好意思地搓着手说：“咳！比起白大夫您来，这可算得了啥呢？你从外国来帮助我们打鬼子，俺们守在眼前做这点事太少啦！”

告别了伤员和房东，白求恩又被领到隔壁的一家。一进门白求恩就看到高立大娘正拿着一个用筷子制成的镊子，蘸着盐水给伤员洗伤口，白求恩惊喜地说：“老人家，你做得好啊！”

大娘爽朗地回答：“白大夫，您先别夸，还是多指点吧！”

望着大娘从容不迫的神态和熟练而灵巧的动作，白求恩钦佩地说：“老人家，这是什么时候学的呀？”

大娘扔掉一个脏棉球，又夹起一个新的，一边擦一边说：“打根据地开辟就练着做了。这也是挤出来的，开始那阵子住伤员，眼睁睁地看着同志们的伤口流血流脓，队伍上的医生忙不过来，就是搭不上手，就别提心里多着急了，后来妇救会把俺们组织起来，日子长了，住的伤员多了，再加上部队的医

生掰手教，也能试着干了。都是自己的同志，会不会都得干呀。”

妇救会主任补充说：“大娘这一家都能搭手了。春上区里召开大会，大娘家还被评为热爱伤员的模范家庭呢。”

几句朴素的对说，白求恩听了非常感动。他看了看伤员的伤口，复原情况很好，不用说，这治疗护理都是很得力的。临别时，白求恩紧紧握住大娘的手，感慨地说：“谢谢您，老人家，您使我再一次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

这一天凡是白求恩大夫到过的家庭，都看到了这种鼓舞人心的场面，而伤员们争先恐后的向他讲述的故事，比他见到的更生动。一位大嫂怎样把仅有的十几个鸡蛋一口一口地喂了伤员，自己的孩子却喝稀稀的米汤。平常见人就红脸的姑娘高大爱又是怎样口对口地吸出了伤员卡在嗓子里的痰。总之，只要是抗日战争需要做的，四公村的人民都毫不犹豫地去做了。这些拿锄头的庄稼人，不仅学会了一般的医护技术，而且他们是大公无私、充满智慧、为了八路军战士、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可以献出一切的人民。

在四公村的第一天，白求恩就在这种激动兴奋的气氛中度过了。

这天晚上，他们抓紧时间为那些需要处理的伤员进行了手术。到后半夜，医疗队的同志们才被各自的房东领回去。

当白求恩知道在门外等了大半夜的老奶奶就是自己的房东时，不由得连声感激：“老人家，你辛苦啦。”

老奶奶左手扶着孙女肩头，右手拍着白求恩的臂膀说：“白大夫，别见外呀！队伍上的同志常说军民一家，别看你是个外国人，我可也把你看成一家人哪！”

白求恩连忙说：“是一家人，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是一

家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是一家人。”

进家了，体贴入微的老奶奶没有过多地和白求恩细谈。尽管她面前坐着的是她思念了好多日子的人，可是，她还是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只是深深地注视着白求恩挂满白发的鬓角，向白求恩碗里不断地放剥了皮的鸡蛋。

吃饱了饭，老奶奶为白求恩铺好了被褥，笑着打着睡觉的手势，恋恋不舍地走了。

象到家里一样，白求恩很快就睡熟了。

天近拂晓，部队侦察员送来一份紧急情报：河间鬼子向东北方向出动了。隐蔽在田野里的几十双眼睛一齐盯住了通向河间的路；护送分队的战士和本村的民兵，立刻进入了阵地；伤员们被抬上了担架或送进了夹墙，地洞；医疗队的器械全部装上了马背，白求恩和同志们握紧了缰绳……

“敌人想干什么？”人们在静静地观察。

敌人好像嗅到了什么，已经向北前进的一百多名鬼子突然扭头向东面的四公村扑来。鬼子真狡诈呀！在离村几里的路上突然掉头了，眼看就要和医疗队打照面了。留在村西监视敌人的高春绪，拾起一块土坷垃，向村头的大树下扔去。不大一会儿，从大树下传来了击掌的声音。老春绪知道了，村里已经开始转移，现在要拖住鬼子，争取时间不让他们进村。

高春绪背起放在地上的粪筐，不慌不忙地迎着敌人走去。

和敌人碰面了，高春绪象没看见似的，哼着小调继续向前走去。这种神态使敌人困惑了，一百多名鬼子不由地放慢了步子。

带队的鬼子队长连喊带骂地嚷着：“你的，什么的干活？”老高掂了掂粪筐慢悠悠地回答：“拾粪的。”

“哪村子的。”鬼子队长追着问。

老高指西南方向的老河头、左庄说：“那儿，四公村的。”“什么？”敌人象触着什么似的惊叫了一声：“那里是四公村？”“是啊！我就是那村的。”春绪毫不犹豫的说。

队长瞪眼看着春绪，象没事人似地望着他。鬼子动摇了，一声吆喝，拨转马头向西南方向跑去。

鬼子上当了，春绪望着他们的背影狠狠地啐了一口：“蠢东西，四公村那么好进？呸！”

上了当的鬼子再扑回四公村时，伤员已经完全隐蔽好了，医疗队也转移到安全地带。恼羞成怒的敌人兽性发作地朝村子里放了一阵枪，烧毁了村里的几个草垛和几间房子，灰溜溜地滚回去了。

当白求恩亲眼见到和从翻译员那里听到四公村人民这些情况后，见到那些人物好像又在眼前活沃起来：白发苍苍的老人，热情洋溢的妇女，机智勇敢的民兵，沉着果断的干部，还有那些站岗放哨的孩子们。这些人，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在八路军周围结成了铜墙铁壁，在侵略者面前设下了不可逾越的层层防线。他感慨万千，赞佩不已地说：“八路军真是人民海洋里的游鱼！”

四公村人民的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在白求恩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高汝峰献稿，高慧生抄整）

不倒的青松 不没的忠魂

——左金平烈士

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大块国土很快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拯救中华民族的重担，落在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肩上。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冀中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严酷的斗争，使人民觉悟起来，成熟起来。左金平同志同千万革命烈士一样，从一个普通农民，投入党的怀抱，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忠魂不没，如不倒青松，永远耸立于祖国大地，活在人民心头。

左金平同志一九〇一年生于河间县东羊庄一个贫苦农家，从小受尽饥寒。家中几亩薄田不能糊口，碰到灾荒年，不是卖儿卖女，就是逃荒要饭。二十岁时，左金平嫁到本县西留庄。丈夫李寿军，也是一个穷苦庄稼人，全家仅一亩多地，加上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更是苦得不可言状。

日寇侵占华北后，到处修岗楼，安据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族危亡到了最后关头，两条道路摆在每个人的面前：要么当亡国奴，要么就拿起武器，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舍此没有其它选择。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希望来了。八路军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开进华北，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和游击队。

西留庄一带也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西留庄农会主任程芝兰，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看到左金平出身贫苦，为人正直，

就不断对她进行教育，讲穷人受苦的根源，讲穷人要翻身，就必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把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打倒。在程芝兰的教育下，左金平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不再信穷人受苦是命中注定、是老天爷安排的了。

在程芝兰的启发诱导下，左金平不断为党作了些事。县、区的一些干部路过西留庄，常住左金平家，尽管敌人经常搜索，从没出过问题。三八年的一天，程芝兰对左金平说：“你加入共产党吧！”左金平说：“就是你常说的那个领导老百姓打鬼子、打天下的党吗？”程芝兰回答：“是的，毛主席就是党的领导人。”左金平激动地说：“太好了！”就这样，在程芝兰同志介绍下，左金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从此，她新的生命开始了。

入党后，左金平象变成另一个人，她为抗日救国奔忙，忘记了个人私事，顾不上家庭。这样，就引起了她丈夫的担心。左金平耐心开导丈夫说：“不把鬼子赶出去，我们能过安生日子吗？”她丈夫担心地说：“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可鬼子那样凶，说不上那天就被他们杀死了。”左金平说：“不抗日就能保住性命吗？日本鬼子那天不杀人？”丈夫无话可说了。李寿军也是一个受苦人，他对地主、对日本鬼子也有着强烈的仇恨。在左金平影响教育下，思想也不断提高，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工作。

左金平担任妇救会主任后，经常召集妇女开会，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妇女冲破封建束缚，走出家门，参加抗日工作。当时一些旧思想严重的人看不惯，他们说：“媳妇、姑娘满街跑，成什么样子！”有的把闺女、媳妇关在家中，还有的不让参加妇救会活动的闺女、媳妇吃饭。面对顽固势力和各种保守思想，左金平踏破门坎作工作，讲道理，讲封建社会的不合

理，诉说妇女所受的种种压迫和束缚。这样，关闭的门一个个打开了，妇女们组织起来，和男人一样挖交通沟、破路、割电线、挖地道……。

西留庄四周都是鬼子的据点，我八路军战士、工作人员都是夜间来往。左金平担任着安全员、堡垒户、交通站几方面的工作。干部、战士来到这里，左金平不但要安排住宿，烧水做饭，而且，为了防止意外，她常一夜一夜地站岗，为战士们侦探情况，传送情报，有时还亲自支援战士们袭击敌人的炮楼。

当时，我八路军经济条件非常困难。为了坚持斗争，支援抗战，左金平遵照党的政策，一方面发动群众捐献，另一方面向本村以李春芝为首的富户摊派，并发动群众把这些布匹、棉花做成战士们需要的衣服、鞋袜等物资。战士们胜利归来，欢声笑语迎接着他们，鸡蛋、花生、大红枣送到面前。

由于程芝兰、左金平的带头组织领导，西留庄抗日运动轰轰烈烈。这就引起了本村大地主、国民党员李春芝的仇恨。李春芝家有六、七百亩地，骡马成群，雇着三、四个长工，二十多个短工。李春芝有兄弟三人，老二李春兰，老三李春华。他们不仅与国民党有联系，与日寇、伪军也勾勾搭搭。李春芝依仗权势，横行霸道，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恨之入骨。村中有一茶馆，晚上总有许多人去闲坐。李春芝在这里煽动反共，大肆诬蔑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兔子尾巴长不了，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程芝兰、左金平对他们进行过多次警告和斗争，他当作了耳旁风，并狂妄地说：“他们敢把我怎么样？”程芝兰、左金平经向上级请示，为更好地开展工作，决定逮捕他。一九三八年冬天，县大队派人把他抓走了。当时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只是对他进行说服教育。但李春芝反

动立场不变，大骂共产党、八路军。到第二年二月，就把他处决了。

李春芝被镇压，燃起其二弟李春兰对共产党的仇恨。他暗地勾结鬼子汉奸，准备报复。

一九三九年三月的一天，天色未亮，李春兰就领着念祖桥的三十几个鬼子、几十个汉奸进了村。他们闯进程芝兰家，这时程芝兰还没有起床。敌人砸开房门，举着刺刀冲程芝兰嗷嗷叫。李春兰指着程芝兰恶狠狠地说：“就是这个穷小子。”几个汉奸把程芝兰绑了起来。

“我让你还发动穷小子们和我作对，这你就知道我李家不好惹了吧！”李春兰得意地说。程芝兰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

“得意什么！你这赖狗头早晚得被人民割下来。”李春兰恼羞成怒，一边打，一边叫，把程芝兰带到村西头，绑在槐树上。

左金平在鬼子进村时，就听到动静。她和丈夫出来一看，鬼子汉奸正在街上跑。她们的家在村西北角，一看情势不妙，左金平和丈夫跑出村，向西羊庄姐姐家跑去。

李春兰带着鬼子恶狠狠直扑左金平家，一进门，房里院里不见人影。李春兰想了想，朝西羊庄的方向追来。

在去西羊庄的路上，李寿军对左金平说：“你先去西羊庄吧，我留下看看情况，等敌人走了，我照看一下家。”左金平自己去西羊庄了。

不一会儿，李春兰追了上来。他见到李寿军，狐狸装成羊，说：“鬼子、汉奸把村子围了，程芝兰也被抓走了，咱们想法子找地方躲躲吧！”李寿军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顺口说：

“是啊，我们躲一下吧！”李春兰这时象想起什么的，说：“坏了，我忘了说给长工把家里东西送出来。你等我一下。”

李春兰走后，李寿军也急急忙忙奔向西羊庄。